

隨手雜錄
續夷堅志

宋王鞏著
金元裕之著

進步書局校印

隨手雜錄

宋 大名王鞏撰

江煥言馮悅御藥服伏火藥多。腦後生瘡。熱氣冉冉而上。幾不濟矣。一道人教灸風市穴十數壯。雖愈。時時復作。又教馮以陰煉秋石。以大豆卷濃煎湯下。遂悉平。和其陰陽也。陰煉秋石法。余昔有之。沈暘所傳是也。大豆卷法。大豆於壬癸日浸井華水中。候豆生牙。取皮作湯使之。

江表誌云。江南李氏進貢中國無虛月。十數年間。經費將匱。建隆初。始申銅禁。鑄泉貨當十。又鑄唐國通寶錢。兩文當開元錢一文。又用韓熙載法變鑄錢。其後一縑約賣三十索。銀一兩二十五索。餘物稱是。至開寶末。國帑罄矣。鄭文實撰。

蕭士京大夫為廣東轉運使。其妻事僧伽甚謹。一夕夢僧伽別去。其妻問欲何往。曰。後十二日。蘇子瞻當渡海。我送過之。驚起語其夫。後十二日。子瞻果有儋州之命。蕭親語於余。

全州進士唐伯虎。一日病卒。心獨溫。後數日還魂。初若夢為人追呼入官府。見主者曰。誤矣。當還已。而語伯虎曰。到人間為我轉法華經為報。亦當勸人誦之。伯虎請曰。

某他日亦得祿乎。謂之曰。雖有薄爾。遂出。至家而甦。後任梧州推官。六十餘卒。
范文正語先懿敏曰。每夜就寢。即竊計其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其日所為何事。苟
所為稱所費。則摩腹安寢。苟不稱。則一夕不安眠矣。翼曰。求其所以稱之者。
柴世宗銷天下銅像以為錢。真定像高大不可施工。有司請免。既而北代命以砲擊
之。中佛乳。竟不能毀。未幾。世宗癰發乳間而殂。

蔡持正居宛邱。一日雪作。與里人黃好謙游。一倡家入門。見其有醴。特盛他時。有美
少年青巾白裘。據席而坐。蔡黃方引去。少年亟俾倡邀。二公欣然就席。酒酣。少年顧
持正曰。君正如李德裕。顧黃曰。君侯此公貴。憑藉亦顯。語畢。少年亦引去。二公叩倡
何人也。倡曰。朝來齎錢具飲。亦不知誰氏也。後如其言。持正為侍御史。薦黃為御史
云。

子瞻為學士。一日鎖院。召至內東門小殿。時子瞻半醉。命以新水漱口解酒。已而入。
對授以除目。呂公著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承旨畢。宣仁忽謂
官家在此。子瞻曰。適已起居矣。宣仁曰。有一事要問內翰。前年任何官職。子瞻曰。汝
州團練副使。今為何官。曰。備員翰林充學士。曰。何以至此。子瞻曰。遭遇陛下。曰。不關

老身事。子瞻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關官家事。子瞻曰。豈大臣薦論耶。曰。亦不關大臣事。子瞻驚曰。臣雖無狀。必不別有干請。曰。久待要學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筯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忽時而稱之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子瞻哭失聲。宣仁與上左右皆泣。已而賜坐啖茶。曰。內翰內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子瞻拜而出。徹金蓮燭送歸院。子瞻親語余如此。

子瞻自杭召歸。過宋。語余曰。在杭時。一日中使至。既行。送之望湖樓上。遲遲不去。時與監司同席。已而曰。某未行。監司莫可先歸。諸人既去。密語子瞻曰。某出京師辭官家。官家曰。辭了孃孃了來。某辭太后殿。復到官家處。引某至一櫃子旁。出此一角密語曰。賜與蘇軾。不得令人知。遂出所賜。乃茶一斤。封題皆御筆。子瞻具劄子附進稱謝。至宋。語余曰。且教子由伏事孃孃。我小使頭出來自家門打一解。哲宗眷遇如此。復為大臣讒逐。至貶海島命矣。

曾收過泗州。謂余曰。某罷揚州教授時。子瞻守揚。某往見呂吉甫。真州吉甫問曰。軾何如人也。收曰。聰明人也。吉甫怒厲聲曰。堯聰明耶。舜聰明耶。大禹之聰明耶。收曰。

非三者之聰明亦是聰明也。曰：所學如何？攸曰：學孟子愈怒愕然而立。曰：是何言歟。攸曰：孟子以民為重，社稷次之。此其所以知學孟子也。吉甫默然久之。

周浚司勳子之婦，病腿間瘡，曉夕痛痒不可勝。唯以杖子挑之，乃少解。經累年，百藥弗效。聞有司吏夜主事冥司，招而問之。吏曰：當往叩之。見周司勳於冥間，問其婦疾。曰：此婦不敬舅姑，好決罰女使。此其報也。吏明日語其子，懇告致懇其父。父曰：婦已有死所矣。當在南京。又曰：吾所任掠剝大夫也，亦以平生刻薄，好斂民財，以奉縣官。故任此職。凡人財有定分，或其經營，或其種植，稱多其數。我即往取，世人不知也。職任非善處，亦安能救婦也。後其子不復南來，會其外祖知南京，力取之醫治，懇辭不獲，至南京三日而卒。

太祖一日召趙韓王於別殿，左右無一人。出取幽燕圖示之。趙熟視久之，曰：此必曹翰所為。帝曰：何以知之？曰：非翰莫能也。帝曰：何如？趙曰：舉必克之，須世世得曹翰守之。乃可。帝不語。攜圖而入，遂不復言幽燕之計。

曹彬潘美伐太原將下，曹麾兵少却。潘力爭進兵，曹終不許。既歸至京，潘詢曹何故退兵不進。曹徐語曰：上嘗親征，不能下。下之則我輩速死。既入對，太祖詰之。曹曰：陛

下神武聖智且不能下。臣等安能必取帝領之而已。

錢王有外國所獻頗眩伽寶。其方尺餘。其狀如水精。云可厭十里火殃。乃置於龍興寺佛髻中。餘杭數回祿。而龍興不可近也。有盜嘗焚其殿柱。木雖灰燼。而煙焰竟不熾。皇朝改為太平祥符寺。自唐至皇朝。凡有十寶。此其一也。

呂微仲貶嶺外。至虔州瑞金縣。語其子曰。吾不復南矣。吾死爾歸。呂氏尚有餘種。苟在瘴鄉。無俱全之理。後數日卒。先是十年前。有富人治壽材。夢偉丈夫冠冕而來曰。且輟賢宅。富人驚悟。汗浹體微。仲過縣。富人望之。乃夢中偉丈夫也。及卒。乃輟其材而斂焉。

郡君李氏。余孀也。嘗有貨珠子老嫗李氏。攜珠子至。既去。遺珠子在地。孀收之。後嫗踰時不至。一日既至。形容瘦。精神恍惚。非昔人也。孀詰之曰。向時所貨珠子。歸則失去。告其主以金十兩償之。其主不許。因憂愁感疾。幾不能起。孀曰。珠子當時遺在地。我得之。今在此。嫗驚喜涕下。願致金六兩以請。孀取還之。金不受也。後微疾。夢出門乘車出曠野。至大官府。見二偉人衣冠坐堂上。引至堂下。偉人方問姓氏。孀知其陰府也。遂誦大悲呪。左右皆驚愕。其堂搖動不已。二偉人立語曰。勿誦。放爾歸矣。一吏

持大簿書至案。偉人問曰。記得還李嫂珠子事否。嬀曰。記之。其一偉人曰。當展二十
年壽。其一曰。得無太多也。其一曰。婦人而不愛珠寶。此可尚也。俾人送還。復乘車至
門首而入。見其尸卧帳中。驚而悟起。後二十年乃卒。

柳州張通直舟泊潭州。新婦死七日而體溫既還。魂云。初見二人如弓手。追去甚急。
至一河次。一人云。解衣。婦曰。我婦人衣不可去。其一人止之。呼舟而渡。入大城市井。
喧鬧聞傳呼聲。二人引婦立城砌上。二人立其下。見一金紫人導從甚嚴。婦識之。乃
其舅程之邵之元父也。連呼舅舅。金紫者亦識之。曰。七娘來。遂竚馬。取二人文檄。
視之。乃曰。誤矣。急呼衣箱。取紙一番。令婦執之。候至戒石。但執紙而立。既去。二人失
色相顧。低頭不復語。至府門。人間大官府也。婦立戒石南。俄見金紫人至。次衣綠人。
次衣朱人。皆坐。金紫人即呼婦取紙語。二同坐。曰。誤勾此人來矣。綠衣人曰。已來將
奈何。朱衣人曰。既誤。莫須放回。金紫人曰。合如此。只是二人得徒罪矣。即引二人如
弓手者取狀。杖脊二十下。令虞候引婦出。至一寺。大廈脩廊。寂無一人。虛堂屏間一
僧坐。虞候未前。又一吏人至。詣僧致語。僧移榻俯階。問婦曰。識字否。曰。識之。僧指手
中經題問之。婦曰。金剛經也。僧展卷教誦之。又曰。歸則誦之。遂令婦執堂下幡脚。用

力引之。幡起驚悟而更。

初吳處厚箋蔡持正詩進於朝。邸官已傳本報之。凡進入三日而寂無聞。執政因奏事稟於簾前。宣仁云甚詩未嘗見也。執政云已進入未降出。簾中云待取看。至午間遣中使語執政曰已降出矣。三省皆云不曾承領。上下疑之。明日乃在章奏房與通封常程文字共為一覆。蓋初進入亦通封也。明日進呈殊不怒色。但云執政自商量。繼而處厚復有疏執政請送蔡確分析。諫官吳安詩劉安世論列而分析未上聞。會梁燾自潞州召為諫議大夫至京。曰比過河陽邢恕極論蔡確有策立勳社稷臣也。同諫官以恕之言論之曰益切直。宣仁始怒焉。泣諭執政曰當時誰曾有異議。官家豈不記得。但問他太妃遂擬蔡相謫。命執政議太常少卿分司南京議未決。會分析至。確盛言有策立之勳。諫官繼登論之益苦。明日執政對簾中忽語曰蔡確可英州別駕。新州安置。諸公驚退。恕力開陳久之。劉莘老曰蔡確母老。引柳宗元乞與劉禹錫換播州事。呂微仲曰蔡確先帝大臣乞如劉摯所論移一近。襄州郡。簾中曰山可移。此不可移也。范堯夫揖王正仲留身論之意不解。堯夫曰告官家且勸太皇太后。念蔡確是先朝大臣。哲宗不語。論辨往來久之。堯夫曰臣奉詔。按元本云臣奉詔只奉詔今刪去二字

乞免內臣押去。宣仁曰。如何。堯夫以曹利用事言之。宣仁曰。決不殺他。自生自殺。不差內臣。此無固必。但與執政商量。執政議差小使臣。或承務郎以上官伴送。至夜批出。差內臣一員。已而堯夫正仲。與不論確事臺官。皆罷去。初處厚繳詩至京。莘老嘗問予曰。如何施行。余曰。此難行。前日諸公自罪李定。以詩罪人矣。莘老曰。豈可已乎。余曰。一則收殺。一則劄與蔡確知。堯夫亦以見問。余語如前。堯夫曰。吾弟更語莘老。曰。次第須謫。曰。重則分司。輕則小州。余曰。必若謫之。當與處厚並命。此風不可長也。後一日。莘老召余入密室。見其顏色慘怛。曰。九重之內。安知有英州新州。此必有博士。又曰。今日進呈。此老斥罵。却不入來。指文潞公也。余意以莘老責潞公。遂往見潞公。問余曰。近事如何。余答曰。蔡確外議以為過當。潞公聲色皆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又曰。曾見司馬康否。余曰。見之。潞公曰。前日被旨。召梁燾司馬康與執政而問邢恕語言。梁燾言與司馬康同坐。聞恕言蔡確社稷臣事。康乃曰。不聽得。燾曰。時第三杯矣。康曰。時飢貪食肚羹。不聽得。潞公曰。按潞公曰。三聽得。康如此不肖耶。余曰。司馬康溫公子也。溫公道德人也。康不證人於罪。真肖矣。潞公即索湯。余引去。始知莘老之言不妄。

仁宗嘗語張文定宋景文曰。孟子可謂知樂矣。今樂猶古樂。又曰。自排徧以前音聲。不相侵亂。樂之正也。自破之後。始侵亂矣。至此鄭衛也。

趙人朱彥弼至華陰。震死其父。朝夕泣告於天。某此一子。平昔無過。今乃至此。久之。恍惚中聞有言曰。朱彥弼作醮西嶽廟。乃用脂燭。及便溺於殿角。罪當死。非枉也。

仁宗一日召致仕晁迥對延和殿上。問洪範雨暘之數。迥對曰。比年災變仍發。此天所以左右王者。願陛下脩飾五事。以當天心。庶幾轉禍為福。上感悟。出所幸嬖尚美人等。又籍其金帛二十餘萬。賜三司贍軍費。

晁文元迥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危人售進。保全國護。如免髮膚之傷。

太祖皇帝初入宮。見宮嬪抱一小兒。問之曰。世宗子也。時范質與趙普潘美等侍側。太祖顧問普等。普等曰。去之。潘美與一帥在後不語。太祖召問之。美不敢答。太祖曰。

太祖顧問普等。普等曰。去之。潘美與一帥在後不語。太祖召問之。美不敢答。太祖曰。

即人之位。殺人之子。朕不忍為也。美曰。臣與陛下北面事世宗。勸陛下殺之。即負世

宗。勸陛下不殺。則陛下必致疑。太祖曰。與爾為姪。世宗子不可為爾子也。美遂持歸。

其後太祖亦不問。美亦不復言。後終刺史。名惟吉。潘風之祖也。美本無兄弟。其後惟

吉歷仕供三代。止云以美為父。而不言祖。余得之於其家人。

按惟吉王鉉
默記作惟正。

太祖無事時常召潘美輩禁中議政或與之縱飲至令宮女解衣無復君臣之禮一日召美入而太祖冠帶不樂久之不語美皇恐趨拜殿下請罪太祖曰非爾也上來語爾前朝民間積欠甚多早來三司乞因赦蠲放適問二府二府請督索朕謂三司主國財乃要蠲放二府主德政却要督索近臣如此天下何緣太平朕所以不樂美贊曰陛下用心如此何緣不太平遂解顏如常時

太祖太宗時諸節度皆解兵柄獨潘美不解美每赴鎮留妻子止攜數妾以往或有子即遣其妾與子歸宗仍具奏乞陛下特照管

范祥鈔法陝西貯錢五百萬貫不許輒支用大約每鈔極賤至五貫即官給錢五貫五十文買之極貴則減五十文貨之低昂之權常在官矣鈔法無時而不行近年輒借用本錢貴賤一切不問此所以鈔法不行

陝西每銅錢一貫用鐵錢一貫三十文可換後因常平司指揮諸州勿出銅錢諸司遂效之民間相傳鐵錢將不用矣家家收蓄銅錢輕用鐵錢由是錢賤而物加貴事

潘造云

潘中散造為處州守一日作醺其茶百二十盞皆乳華內一盞如墨詰之則酌酒入

誤酌茶盞中。潘焚香再拜謝過。即成乳華。僚吏皆敬歎麗水宰宣德郎陳縉軌慢之。指老君像曰。老子賣烏髭藥。裏語畢驚惕。月餘遂發狂不能語。解官歸。今踰年尚未愈。

陸彥回為真州通判。一日疾幾卒。幕官諸人白郡為下致仕狀。狀附遞即安。明日遂出聽事。而不知乞致仕矣。諸人遂密告其妻。其妻遣老媪詣州具言。朝奉到官未久。與同官初無怨仇。諸人皆作官養老幼。獨朝奉令致仕何耶。郡主與諸人厚賂健步。趁遞。後八日狀回。乃白陸。陸欣然欲具會以集同寮。是夕病復作。乃卒。

黃鐸為陝西漕攝延安帥事。夢乘四小舟逆流而下。煙雨中見一卒曰。張相見在此。鐸往見之。相公何故在此。曰。商英候接人。更二年方詣相府。夢覺汗流浹體。遂誌於書囊間。後移夔路漕。以西事除名勒停。雇四舟沿峽江而下。至峽州。方煙雨間。見一卒洗而問之何人。曰。張相公虞候也。遂持所誌謁張而言之。其後張被召拜相。適作夢之二年矣。鐸後復官。至京不事文謁。語其所親事。莫非前定。不求也。

杜常少年時。夢泛河。至橋間。有自岸而呼者。其岸高峻。常凡再躍始及岸。一人引至大木間。見偉丈夫哀服而坐。人指之曰。天帝也。拜之。常起。帝召常與錢二百文曰。此

爾及第人數再請之。則曰：過此天機不可泄也。常後應舉累不第。嘉祐末間。歲科舉放登第者二百人。常遂中甲科。時英宗在諒陰中。木者廟諱也。

柳庭俊作官江西。被差檢放旱。以漕司喻意不敢以實聞。一日宿於高明。使者觀夢偉丈夫轉簿示之。曰：柳庭俊放稅不實。使上澤不得流行。杖一百。驚悟。戰汗決體。太宗朝。武程乞放宮人三百人。帝諭執政。宮中無此數。執政請以狂妄罪之。帝釋而不問。

金元裕之著

續夷堅志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續夷堅志提要

此續洪氏夷堅志而作遺山丁
金源之末造道德凌夷身在顛
沛所至撮其見聞紀錄成編意
主勸懲誅奸惡而揚懿美是是
非々猶想見野史直筆云

續夷堅志序

有金元遺山先生具班馬之才閱滄桑之變閒居不仕著述自娛凡四方碑版銘章靡不奔走其門初嘗以國史為己任不幸未與纂修乃築野史亭于家采摭故君臣遺言往行以自論撰為藏山傳人計又以其緒餘作為此書其名雖續洪氏而所記皆中原陸沈時事耳聞目見纖細畢書可使善者勸而惡者懲非齊諧志怪比也

先君子舊藏二卷有王起善宋子虛諸跋而佚其自序余筮仕中州以此書所載半大河南北事因携之以資檢閱嘉慶戊辰余秋室太史聞而借觀復據王宋二跋釐為四卷且益以翁氏所輯年譜鏤板於大梁書院秋室歸而板為王六泉明府所得今載往蜀中矣中州印本故屬寥寥好事者往往以不得披覽為歎茲就書院本重加校正以付剞劂蓋不欲效中郎之獨秘云

皇清道光十年歲在庚寅夏閏月東海松栢心道人榮譽序

序

遺山先生當金元末造備位下僚浮湛散秩甫登左司旋遭喪亂淪落以終晚年以著述自任頗有志於國史又為人所沮詩文之外寄意於中州一集文人少達而多窮不信然哉此夷堅志雖續洪氏而適當百六之會災變頻仍五行乖舛有開必先動關運會非弔詭之厄言實機祥之外乘不賢識小又何譏焉僕來豫榮通守慶出以相眎乃其尊甫錫國先生讀易樓藏本書凡二卷而宋子虛王起善二跋皆云四卷又稱其別有自序而卷中無之不復可致矣書中大半東京瑣事余初來頗資聞見因為較其訛脫仍分四卷以還舊觀手抄付梓且依翁氏所輯遺山年譜略為表系以附於後庶覽者粗悉其平生云

嘉慶戊辰冬日杭郡余集書於大梁書院